

文学聚焦

作家近况

徐小斌：

刀尖上的旋舞

舒晋瑜

有人说，徐小斌的写作是“刀尖上的旋舞”。而她本人更准确的定位是“刀尖上赤足的旋舞”。

如同小人鱼为了爱情喝下巫师的毒药一样。疼痛，才会使人清醒和刺激。

她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小人鱼，痴迷于爱，痴迷于美，更重要的是，痴迷于真。

世界上有些内心真诚的人，会一直拒绝长大、到死还保留着童心。

这是高尔基写托尔斯泰印象记里的一句话，这话同样适合徐小斌。

熟悉小斌的人，都会觉得她不大。即使现在，在文坛驰骋了近40年，她才开始“试图重新看世界”，重新看的结果是深感自己的无知无能。曾以为自己是只可以独来独往、无所畏惧的独行侠，现在才深知，自己不过是一粒尘埃——只不过比别的尘埃任性一点而已。

因为任性，她在排队的时候，一声不吭地跑去销了户口，一副瘦弱的肩膀承担起黑土地上的沉重孤苦与寂寞；因为任性，她曾躲在文学的蚌壳构建着自己的乌托邦世界。

转插回京后徐小斌被分配到西郊粮食仓库机电科当钳工，后来又当刨工、车工，高考制度改革的时候，她是开着刨床复习的，居然考上中央财经金融学院，还拿了全校数学第一。徐小斌说，如果不是文革或许会有更多的选择，而那9年的工农兵生活，只给自己留下了写作这一扇窄门。

真正走上文学之路，是因为她在大二时写的一篇作文，引起了当时汉语教研室的杜黎均老师的注意。他找到徐小斌问她有没有小说。徐小斌拿了一篇4000字的习作交给杜老师，没想到这篇习作后来登上了《北京文学》1981年第2期新人新作栏的头条，还配了精美的插图。

1981年末，徐小斌的第二篇小说获了《十月》杂志首届文学奖，在颁奖会上认识了宗璞，并从此成为忘年交。徐小斌的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林》，便是在宗璞的鼓励下寄给《收获》编辑郭卓、李小树的。此小说题目源自《圣经》中的一句话：“河两岸均为生命之树，月月结果，其叶可治万邦之疾”。《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得到宗璞的高度评价，更让徐小斌下决心穿上了“写作”这双红舞鞋。

在新作《任性的尘埃》（海峡书局）里，她写道：任性，就有可能得到相对的自由；任性，就是企图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超越自己。

当止是简单的“超越自我”，她简直有些“自虐”：既不愿重复别人，更不愿重复自己，希望每一次都能把自己最新鲜最深刻的感悟带给读者。也因此，在徐小斌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关系，她的每一部长篇都风格迥异。最初的长篇小说《海火》因为描写的是大学，叙事风格有点学生味；《敦煌遗梦》写宗教故事，于是便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羽蛇》写五代女人的心灵秘史，文字如热带森林里繁茂的植物和奇丽的花朵；历史小说《德龄公主》则采用明清小说的手法，颇有《红楼梦》的韵味；2012年出版的当代讽刺小说《炼狱之花》，当代年轻人的语言颇接地气；而2013年出版的《天鹅》，一开始就定位为白描式的朴素手法。

评论家戴锦华在长篇评论中认为《海火》是徐小斌小说形式的分界线，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则认为变化始于《迷幻花园》。实际上徐小斌内心的变化时期是《炼狱之花》。如摩非定律所说“面包掉地时，黄油一面朝下的概率与地毯的价格成正比”。那时，徐小斌深感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改变，很希望此书如那块涂了黄油的面包，能在时代的昂贵地毯上留下一点痕迹。

当下写现实主义的太多，中国传统文学中《山海经》《搜神记》《聊斋》等等这一脉越来越弱，以至于想象力和原创力呈现极度匮乏之势。徐小斌不想被庞大的现实主义挤掉，她的作品总是充盈着奇幻的神秘色彩，大概源自祖籍楚地的巫风。在徐小斌的印象中，姥姥和妈妈经常会做些怪事，每天一大早，她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说梦，回忆她们经历的怪事。这些经历对她影响很大，又有一种原始的恐惧感。她又较早地读了《聊斋》《红楼梦》，这使她的作品总能展示出独特的风云诡秘又奇幻瑰丽的世界。

徐小斌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她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她的知音能读懂她内在的表达。比如在《天鹅》的写作中，徐小斌拒绝了惯用的华丽句式，尝试“仿真”式的写法，用一种现代性来诠释带有古典色彩的爱情故事。她甚至尝试将当时最新的当代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小说中，即“当生命走到尽头，身体机能尽失时，还会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看来，徐小斌的情趣，不是哲学层面，她是敞开生命的一种实验。她提供的经验是，日常的逻辑已经死亡，唯有在非逻辑的另类表达里，大概才有一种突围的可能。

她并非朋友所说的那么“坚强”，相反，她敏感、脆弱，而且经常莫名恐惧。徐小斌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勇气和动力，来自父亲和她很小的时候遇见的一个人。“他们对我的一生都有巨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爱滋养了我的一生，让我即使面对黑暗也永不坠落。”

# 国家层面交往 推动中外文学交流

姚建彬

作品在该国被译介、传播的情况，从表面上看，这属于外交场合的雅致寒暄。但是，从长远来看，习近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这种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大场合，有明确针对性地提及中外文学交往盛事，这对于消除中国同众多国家的文化隔膜、缩短两国上上下下的距离，都具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

## 文学互译加强中外文化交流

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了互相翻译出版对方25部经典作品的协议。这既是中印两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经典互译、不断加强人文交流的最新举措，也将给中印两国在21世纪续写悠久的文明交往史带来新的活力。从名单上看，将要被翻译到印度的25部书中，除《四书》《大唐西域记校注》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外，其余23部均为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而侧重点又在当代文学，入选的作品有10部，诗歌方面只有舒婷的作品入选，其余均为长篇小说，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非常用心地在多场重要的国外出访

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在内的中印文化交流项目，都必将为深化两国的人文交流带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说：“中印经典互译应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灯塔，照亮的是一片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和谐之境。”

可以想见，借助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而启动的中印两国文学作品的互译，必将改变印度当代文学在中国“引进的书少、读者少、研究者更少”的状况。反过来说也大抵如此。

## 找到双边审美价值的契合点

2016年，是中国外交不断创造新亮点、不断拓展新空间的活跃一年。与这些重大外交活动相伴相随的，是习近平主席对于从国家层面推动中外文学交流格局的持续性更加明显。在对沙特阿拉伯、伊朗、捷克、塞尔维亚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主席都十分明确、十分用心地保持了他之前每次出访时用文学交流作为促进双边及多边交往润滑剂的一贯风格。

比如，1月18日，在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沙特《利雅得报》发表题为《做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的署名文章。文章中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唐诗名句，来形容中沙两国友谊与合作。习近

到双边、多边乃至整个世界审美价值、审美理想的契合点。

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所具有的示范、引领效应，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魅力。从外部环境来说，因为这些场合的受众层次高，受教育水平高，其影响力或者说传播效果，自是不可小觑的，其间所包含的文化孕育能力，也是极为强大。从人类文明史的长远发展历程来看，一旦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学交流活动反反复复地在跨文化、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化交流格局发生并累积，它必定会成为改变世界文学发展轨迹、提升人类文明高度的重要推动力量，其生产性意义将造福于人类的全体。

习近平主席在外访期间与东道主谈诗论文，是其自身人文底蕴和丰富精神生活的自然流露。这种谈吐，既勾画了他自己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从中享受阅读快乐、获得人生哲理的启迪的心路历程，也传达了他对文学的理解与思考。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充满人文底蕴和人格魅力的多次外访，才一次又一次赢得了访问国民众的嘉许，达到了保持沟通、增进友谊、深化合作的多重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推动国与国之间形成文化、文学交流的良性格局，从国家层面上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营造良好氛围，可谓影响既巨且深。

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对外交往活动中，能够因地制宜地为中外文学的交往



图片来自网络

活动中推动跨文化、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学交流，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建立在国家交往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其象征性意味远大于其审美性意味；从项目实施与推进的情况来看，中国方面落实得要及及时、积极些，外方的相关工作则相对滞后些，在中外互译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以中印互译为例，有专家形象地将这种不平衡现象表述为“中译印经典一屋子，印译中经典不满一盒子”。

令人欣慰的是，中印文学交往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变。无论是中印两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推动的“中国印度经典翻译计划”，或者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已陆续开展的包括“中印

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习近平主席的上述主张，不仅仅是处理中、沙两国之间人文交往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也可以作为认识、指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文交往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在做这样的推动工作时，既需要肯定各交往国自身文学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也需要明确主张中国文学自身的体系性、传承性与独特价值，从中找

牵线搭桥、添砖加瓦，那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格局必将不断优化，从而让中国文学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长远的世界格局来看，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应承担的使命来看，我们势必不能满足于仅仅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作为一个“经济巨人”的中国，我们更要用文学和文化的交往，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去精心培育与塑造一个文明悠久、民风淳朴、人性良善、作风踏实的中国国际形象，从而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方向。这不仅是我们对于世界的深远而伟大的贡献，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强国梦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 作家谈

# 向《咬文嚼字》编者进一言

陆建华

日报》一篇题为《语言涂成了大花脸》的短文。作者在文中引用这则新潮微博后指出：“语言的生态就这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语言的生活，就这样变得越来越粗俗。语言的

的家世、血统、气质、风度……正在悄悄改变”。此文以《语言涂成了大花脸》为题，是为了表达作者如下的忧虑：“汉语本来就复杂，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语言，有那些无中生非者却惟恐复杂得还不够，极尽恶搞之能事。媚俗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巨大的代价”！

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剖析非常赞同。进入网络时代后，特别是进入人手一机可以随意通过微信、微博发表自己的看法后，就语言表达来说，许多闻所未闻、古怪离奇、匪夷所思的说法出现了，这些说法不依规范、花样翻新、率意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年轻人的活波调皮、追新逐奇、挑战传统、张扬个性等特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们甚至还应保护其中的积极因素，比如，多思、善思、敢想、敢说等等可能破坏汉语语言生态的行为，则应予及时的提醒、直至批评，决不可哈哈一笑听之任之，更不应持欣赏态度，有意无意参与其中。长此以往，说将来“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巨大的代价”该不是危言耸听！

我第一次读到《语言涂成了大花脸》是将近5年前的事，当时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重提此文，则是因为看到

先请看一则新潮微博：

昨晚，偶的JJ带着TA的青蛙BF来偶家吃饭，饭桌上，JJ的BF一个劲地对偶妈妈PMP，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PLMM，真是好BT啊，7456

看得懂吗？不懂？请听我翻译给你听：昨晚，我的姐姐带着她的丑陋的男朋友来我家吃晚饭，姐姐的男朋友一个劲地对我妈妈拍马屁，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漂亮妹妹，真是好病恹恹，气死我了

这则新潮微博见于2012年春《广州



李 陶摄

我对这位作者